

船过无痕

□张滨

心窗片羽

凌晨4点,大雨敲窗。我似乎刚睡着,却又被哗哗的雨声吵醒。我摇晃着起床,看看雨水有没有打进窗来。

早上,一只蜗牛爬上了一片金钱草的叶子。那片叶子,若是一扇柴门,这只蜗牛一定是想,用自己来代替锁,挂在上面,是一把最好看的锁。许多草叶上仍有雨珠凝结在上面。

爬满窗的风车茉莉都开了,花开时悄然,在今天微凉的风中有淡淡的馨香。黄菖蒲全部收了花,花落时断然,似乎世间皆不可留恋。

可我对许多人、事、物始终留恋。同学送我的那本老照片集,这两天,我翻了一遍又一遍。我认出许多那时住在三余中学校园里的老师。

黄文章校长的老家和我家靠在一起,站在我家屋后,就能望见他家宅前。黄校长和我父亲既是同事、同乡,又是朋友。

沈志冲老师,和我们住一排教工宿舍,隔壁隔,我们住东头两间,他们住西头两间。我们靠学校西边那条河,河西就是学校操场。他女儿和我差不多大,我们晚上常坐在一起做作业。逢到停电时,就点起蜡烛,先滴几滴烛油在桌面上,将蜡烛底粘在桌子上。火苗高起来后,我们就用食指,在火苗中间划过来划过去,把火苗划得扭过来扭过去。

李祖章老师,好像比我父亲更早离开了三余中学,到市里的航运学校教书了。他的妻子,很早就去世了。小时候听别人讲,是因为吃了在学校里挖的野蘑菇中了毒。李祖章老师有个女儿叫圆圆。后来,我们到市里以后,都住在新建路航运学校旁边,经常能看到李祖章老师,他始终一个人,没有再娶。

说起圆圆,就要说到芳芳。芳芳,大名叫陈普,是陈云老师的女儿,住在东半部教工区。靠学校东边那条河,河东就是红专大队了。芳芳和我小学同班同学,初中又在一个班上。

我们经常在放学后,一起去学校校办工厂后面的堆场捡废铜烂铁,可以卖钱,卖到钱,可以买小学门口糖担老巫做的各种糖吃。校办工厂后面似乎还有一个双杠,我们经常在上面翻。人小,双杠高,就先踮起脚,将两只手吊住双杠,用力将两条腿甩上去勾住,再用胳膊将身体撑上去……

一到油菜花开的季节,学校里蜜蜂也特别多。学校最西南角是厕所,厕所墙的砖缝是泥巴填的,蜜蜂喜欢往泥缝里钻。我和芳芳、沈老师女儿,还有其他住在中学里的同学陈宇璐、范宇梅和另外一个老师范成功的女儿,经常聚在一起去那里“抠”蜜蜂。有人手里拿空墨水瓶,有人手握芦苇棒子……抠到一只蜜蜂,就直接请它入瓮。

学校大门口有一座水塔,水塔对面就是传达室。传达室里有一台油印机,是用来印学生考试试卷的。我们经常进去,闻闻油墨的味道。

学校门口就是东风街,街前面是一条大河,叫团结河。大河流过整个镇,它自西一直流向东,向着大海的方向。

那时候,大河里船只往来,很热闹。水泥船载着黄沙,沉沉的,河水似乎要没过船舷。大船队一艘拖着一艘,我时常蹲在河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地数着,有时眯缝着眼,听着船笛声、浪花声,那些水光、那些朝岸边涌过来的波浪、那些声音、那些阳光,总让我兴奋不已……

直至如今,时光的浆声灯影,船过无痕,应该都消失了。那条东风街,也一定没有我们在的时候那么热闹了。这种热闹不是指街市喧闹之热闹,而是一种永远留在我们心底的喜悦——就像宽阔温和的水面,时时闪耀着的细碎亮光……

五月的风

□毛文文

紫琅诗会

五月的风
把天空的蓝漆桶吹倒了
草木内部陷入诱惑
在阳光深处疾走
我要选择怎样的风速
把充盈内心的雨水吹亮
让土里土气的土豆和野果
在泥土和枝叶的罅隙间
抚摸到五月的辽阔

吹吧,五月的风
从各个不同的方向
吹我的牛羊,它们在高高的云上
吹我的村庄,林子里百鸟飞翔
吹我的河流,两岸槐花飘香

现在我最想看见的
风把村前的麦子吹回家
母亲的擀面杖
把五月的风擀得劲道、绵长



小满时节
尤夏

“阳光海岸”三日行

□王其康

我退休后旅居澳洲悉尼期间,除了帮助儿子料理家务,其他地方少有光顾。但有一天,儿子说他的公司,接到布里斯班的工程订单,请我随他们同行,一是管他们的后勤,二是顺道看看久负盛名的“阳光海岸”,工程的地点就在附近的Mooloolaba。

行程8小时,来到Mooloolaba。我们的住地在海滩防波堤上,距海滩步行不足200米,是九层公寓楼。站在阳台,面对珊瑚海,只见湛蓝的海水,海天一色,分不清哪儿是海、哪儿是天。远处,白云朵朵,白帆点点;近看,层层浪涛,滚滚而来;晚霞微风,波光云影,大海碧净如洗。

儿子他们马不停蹄忙着装设备去了,我也为他们张罗晚餐。忙里偷闲,沏了一杯茶,坐在宽敞的阳台,欣赏南国风光,享受难得一刻的惬意。不远处就是浩瀚的大海,海又连着太平洋,夜幕中听到阵阵涛声,波澜壮阔,在夜空中产生了共鸣,我内心也随之跌宕起伏。我不禁自问:海有多深?洋有多广?它完全淹没了我的想象。插队农村时,我曾在黄海之滨围垦造田,目睹过黄海的怒涛巨浪,卷起刚筑好的堤坝达几层楼高,再重重摔下,堤坝瞬间成了泥浆。今日静坐在太平洋彼岸,感受着它的气息。这海洋的宽广与深邃,犹如人生的境界,至深至远,无法尽兴触及。海洋总是把灵魂藏在深处,把心迹显露在脸上。有时潮起潮落,有时汹涌澎湃,有时平静无声,有时氤氲弥

漫。海浪击岸拍礁的声响,让波涛有了起伏转折、抑扬顿挫的音节和旋律,时而激昂,时而奋进。我半倚在椅子上,听涛入睡了。

儿子他们工作完回来,惊醒了我,看钟已是后半夜。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,带着疲倦睡了。儿子临睡前对我说,最好明早让大家喝碗粥。第二天我警觉地睡到5点,蹑手蹑脚起身为他们熬粥。电磁炉不像煤气,熬粥必须看住,弄不好会溢出,做卫生不说,万一将房东的灶具弄坏,是要赔钱的。我小心翼翼地看灶边,熬了两小时,一锅色泽稠糯的米粥大功告成。

早晨的海是另外一种景象,温顺得像小孩。万丈霞光射在平静的海面,波光粼粼,尽头在海空云间的霞光中,出现犹如海市蜃楼般景象,变幻万千。我兴奋不已,以为那是海洋赐予我最美丽的奇观。祥云照头,仙境入目,还有涛声伴奏,倘若不是亲眼看见,身临其境,那肯定以为是超越了人间凡世,如入天宫般的飘然。虽然我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海市蜃楼,也没有这种彻悟,眼前景观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奇遇,不得不让我产生了超出自然的思维和想象。人若心顺气畅,又能有这种神秘襟怀,想必一定美好,做事亦必然神之所畅,而多半是能得到好结果的。这虽然是一种常理,但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向往。我面朝海洋深深一拜,为儿子祈祷:诸事顺利。第二天儿子他们为了赶进度,又干到后半夜才收工回来。

我走了一半的小街

□陶晓跃

我走了一半的小街,是乌镇的南栅。我从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穿过,拐过一条弯曲的水泥路,越过几个农家的菜园,小街便显现在我眼前。眼见门牌号,写着的是“南大街”,我心里暗自一乐,窄窄的幽幽的小街,宽不过三四米,何以以“大”?

小街丝毫不理会我的偷乐,只是一味地向前延伸。水泥的路面斑驳不堪,不时还镶嵌着窰井的方盖,周边湿漉漉的,粘着枯草,粘着纸屑。随意前行,一家洞开的门,竟走出一群小鸭,小鸭们摇摆着身子,叽叽喳喳地在墙角觅食。墙角印满了水渍,爬满了青苔。

小街冷冷清清,偶尔见一老妇,在自家的门前,伸腿、弯腰。走上前去招呼,老妇一脸的和善:“你们是旅游的吧?这里可难见游人。”听她的口音,极像我过去的一个大学同学,便小心地问:“您是宁波人?”老妇开心地笑了:“是的,我在这里已住了50年了。”

我不知道老人是如何从宁波辗转到南栅,也不知道南栅与她的一桩桩旧事染上了怎样的色彩,只是觉得50年坚守的难得。“这里没什么好看的,不过,拐过前面的弄堂,有一条大河。”老人的脸显出些许的光亮。

沿着老人的指向,拐过一个弯口,不远处,果然有条大河横贯。没有石砌的堤岸,没有供人观赏的杨柳或是香樟,更没有乌

篷船摇曳出的诗情;有的只是乱石的河滩,枝丫张扬的楝树,水面上不知名的绿藻,以及更远处的田野、炊烟。

沿河的二层木楼,已明显地颓败,远没有东栅、西栅那些整齐划一的民宅,勾勒出的水乡画意。莫非这是乌镇旧时的模样?

那河流自然不会给我答案,因为我身上的气息不属于南栅。无趣地重返“南大街”,街上依然冷清。我不知道,小街对我这个闯进她怀里路人究竟什么印象?我落寞的样子,它是怜悯?还是不屑?

一根根旧式的水泥电线杆刺破小街的天空,两边的墙垣爬满了各种各样的电线。在那缠绕的电线上,我意外地看到两只小鸟扑动着翅膀,跳来跳去,稚嫩的叫声,是呼唤?还是歌唱?我听不懂鸟语,迎面而来的一对白发老人,大概也不懂鸟语。他们沐浴着晨光,自若地一边闲聊,一边踱步。他们的步子不紧不慢,语调似乎也不紧不慢。齐肩而过,他们对我宽厚地笑矣。

这样的笑,让我想到,我的胞衣之地,一个濒临长江之尾,名为“泽生”的小街,如今也是这样的颓败,住在那里的老人也是这样的笑容。不久前,我曾去拜访一个年过百岁的乡人,她也是这么笑着,叫着我的小名。

不知眼前的这条小街,对我会有记忆吗?她会在以后的日子,怎样数落我这个

第三天,安装的新设备试运行,居然全部一次调试成功,没耽误甲方开业,儿子他们这一次没白辛苦。回悉尼前,儿子租了一辆车,带我去了附近闻名遐迩的玻璃屋山脉转了一圈。

玻璃屋山脉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山脉,在布里斯班以北,层峦叠嶂,景色壮美。玻璃屋山是天然氧吧,我们父子俩心情极好,尽情呼吸,感受最纯粹的自然状态。在半山腰,我们参观了充满西班牙风情的小镇。整个小镇沿着坡度平缓地如山麓展开,一幢幢依山而建的客栈小屋,风格不一,错落有致。白色的屋顶,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一些游客在客栈里休闲地喝咖啡聊天,读书看报。耳边不时能听到笑翠鸟和黑色凤头鹦鹉的悦耳鸣叫,观赏到野生袋鼠,还有林间叶子的沙沙声响。

“阳光海岸”的三天旅行很快过去了。山川是巍峨的,大海是广阔的,阳光是温柔的,空气是怡人的,心灵也是自由的。在Mooloolaba海边茗茶,看日出日落;在玻璃屋山,听鸟鸣虫啼,阅周遭繁华;这是人的灵魂净化。人的经历中,童年属于梦幻的,青年属于热情的,中年属于成熟的,而退休以后,就开启了寂寞的大门。年轻时不懂得这些,看到老人们爱写寂寞况味的回忆文章,觉得不可思议,如今感同身受。退休后,难得在澳洲能有这么一段人生经历,终生难忘。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一篇游记,而我却以为记载的是一段历史,属于儿子在国外生活的写照。

走马天下

初来乍到的过客?

小街泛起了一道道的阳光,一扇扇原先紧闭的窗子,也随之一扇扇地打开。阳光温婉地渗进那些窗子,可我却无法走进那窗子里的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我只能沿着街道,走近一座石桥。那桥也尽显老态:向上的石阶密布着黑色的斑点,栏上的石狮残缺不全,石缝间也耷拉下枯枝败叶。一打听,这桥竟是建于大明宣德年间,修建于乾隆四十年的“福昌桥”。

桥,驮出250余年的半圆,也驮过250余年的来往行人。一时,我的心跳加速,我不敢多在桥上停留,更不敢伫立于桥上,成为一种风景。

桥下的“南大街”,还在向前延伸,桥下,一个老者则静坐在水边垂钓。老者气定神闲,他是在垂钓往日的时光?还是在垂钓既往的记忆?我不敢再自以为是地联想,我忽然明了,我的联想,在这小街不会得到一丁点的反应。

我有些狼狈,落荒而逃,可我又心有不甘,回首用手机拍下了那石桥。照片上的“福昌桥”,在一片绿叶的掩映下,与水面团成一个圆,那圆里有我未到的远方。

我走了一半的小街,在我的身后渐行渐远。我知道,小街会因为我的逃逸而遗憾;我也知道,我也会为自己最终没能将小街走完而遗憾。